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宦海升沉錄 第二回 監朝鮮使節趨遙程 入京華群僚開大會

話說袁世凱接轉關書一看，覺是不錯，方知龔道之言是真，便對張佩綸說道：「今得貴岳提拔，真出意外。」便把相見時被李爵相責罵的話，細述一遍。張佩綸道：「你不聞直隸官場的通語？凡有一人上督衙稟見的，出來後，同僚必問他，有捱罵沒有。凡官場中多以得李相一罵為幸。因李相以抵得責罵之人，方是抵得任用之人，故多有欲博一罵而不能得的。今老哥一見就罵，已是萬幸了。」說著大家笑起來。少頃，張佩綸辭去。這時，直隸官場聽得李相幕裡，新近聘了一位姓袁的，無不到來拜會，或稱年世誼，或稱來道喜，幾乎應接不暇。袁世凱倒笑起來，因他們求官缺覓差使，只道姓袁的進了督幕裡頭，盡要靠他有點聲氣。因自付：「從前那一個識得自己。今不過是一個督衙的幕員，就引動許多人到來巴結。可見官場的積習，真是卑鄙不過的。」果然過了幾天，即進直督李相衙內充當幕府，李相就派他辦理洋務一缺。

那日正與李相談論案情，忽電報局送到一封電文，卻是由日本發來的。就令翻譯員譯出一看，卻是朝鮮自己與日本立了一道和約。第一條就稱「日人承認朝鮮為完全獨立國，與日本平等，同為自主」這等說。故駐日何大臣得了這點消息，立刻電報北京，並打電一份送與李爵相，請他奏請派員監察朝鮮行政的。李爵相看了，眉頭一皺，一言未復，即將這道電文交與袁世凱一看。袁世凱道：「據中堂看來，是怎麼樣處置才好？」

李爵相道：「現在中國裡，自己的事還辦不了，還有什麼時候料理朝鮮的事？倒不如由他罷。」袁世凱道：「中堂之言雖則是好，但朝鮮是我國幾百年的藩屬。今外交各事，猶聽他自主，可不是我失了一屬國麼？大凡半主的國，本沒有完全外交權，是中堂知得的了。」李相道：「那有不知，只怕自己爭不來反失了體面。且數年前老夫曾與日相伊藤立了一道條約，訂明朝鮮如有事，須清日兩國共同保護。今若干涉他，只怕日人反唇相稽，卻又怎好？」袁世凱道：「就是共同保護，也不過是半主國，亦不應由他自與日人立約。回想十年來，日人滅我琉球，前年又與台灣生蕃起釁，幾乎動起干戈，其志不小。怕他將來對待朝鮮，還不止於立約呢。現在何大臣請派員監視朝鮮，亦是一策。不知中堂以為然否？」

李相道：「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。日人之意，屢次欲挑戰於我。但我海軍雖已成軍，還未訓練純熟，實不是他的敵手。

故目下不要中他的計。你年紀還輕，血氣自然強盛，但老夫看來，目下總不宜動他才好。」袁世凱聽了，即不敢再言。退後細想，覺李相膽子太小。自古道，履霜堅冰。盡怕日人將來吞了朝鮮，就不是玩的，故此鬱鬱不樂。只是北京裡頭，自得了何大臣的電報，總理衙門就天天會議。對待此事，只是議來議去，總沒一點實策。

那些朝臣又紛紛上奏。你可知中國人紙上談兵的利害？差不多筆陣橫掃萬人！有說要勸令朝鮮取消日韓條約的；有說聖朝懷柔遠人，不宜任日人欺弄朝鮮的；其極則說，如此條約不能取消，要立刻與日本打仗的。都道日人始滅琉球，繼奪台灣，今又煽弄高麗，總要大起王師，伸張撻伐。那一個說自己有什麼將官，這一個說自己有什麼艦隊，更訴起平發平捻的本領，也稱日本蕞爾微區，不足畏懼。左言右語，鬧成一片，統通是不知外情，只說出天花龍鳳。

惟當時朝廷究沒什麼主意，只降一張密諭，詢問李鴻章如何辦法；一面又令總理衙門妥議具奏，又令北洋派員入京會議。此事倒鬧出天大的事情來，這時不特有旨詢問北洋，即軍機及總署，亦函商李相，更有些京官致函李鴻章，責他坐令日人自大，都道非出於一戰，不能保全藩屬。並有些人說道，陸軍雖左宗棠新故，水軍雖彭玉麟初亡，然自問以大御小，何優日人等語。李鴻章看了，不覺笑道：「近來戰具不比往時，難道左侯尚生，彭某不死，就能與外人對敵麼？」看官，試想李相是個有些閱歷的人，自恨中國不能早謀進步，現在是不能與外人講戰的。惟諭旨既令派員入京，到總署會議，便派令袁世凱入京，並把自己的意思及所主張的，統通囑咐了。袁世凱得了李相的意旨，亦知戰字是不易說的；若不能戰，即不宜干涉日韓立約的事，故心中只拿定派員駐韓的意思。

那日到京先見了各當道。到會議之日，那袁世凱自然依期先至。到時，見總署內還沒有一人，等了半天，才見各大臣陸續到來，已是午後時分。袁世凱暗付道：「這是重大的事件，為何各大臣總沒有一點留心，直至這個時候，方來會議。你道辦得什麼事？」但心中雖如此想，究不敢明說，只催：「時候不早了，快些開議罷。」誰料開議之時，你言要干涉他兩國的條約，我言恐干涉了又生出事來，都是游移兩可，又沒一些決斷。袁世凱雖口如懸河，力陳派員駐韓的要著，滔滔不絕。惟說了不多時，已是日暮，不免待明天再議。到了次日，仍復如是。

議了幾天，才定議：不根究日韓立約，只遵依袁世凱派員駐韓監視朝鮮行政之議。又恐為日人詰責，候與李相妥議所派之員作什麼名稱，然後發遣。自此，軍機及總署各大臣，倒歎服袁世凱有才，且能言辦事。這樣看來不是什麼大事，竟議了幾天，才得派員駐韓之策，算得什麼有才！只從那些一班老朽看來，就如鶴立雞群一樣了。偏是姓袁的官星將顯，就為京中大員所贊。恰當時浙江溫處道一缺，要發員承任。那袁世凱自從引見之後，又是個軍機存記的道員，正當遇缺即補，故軍機圈了幾個名字，可補溫處道的，就把袁世凱的名字圈在第一。

不一天，即有諭旨下來：「浙江溫處道遺缺，著袁世凱補授。」

當下袁世凱即具表謝恩，然後出京，把會議時的情形及定議的政策，復過李相。李相亦知他得授浙江遺缺道，自然向他道賀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當日總署既定議派員駐韓，乃與李相往復函商，乃定名為駐韓商務委員。即由北洋揀派熟悉洋務之人充當此任。李相自知凡於朝鮮事件，所與日人交涉的，都是自己經手，自然要派自己心腹的人員才好。忽省起袁世凱是於此事最有興致的，除他不派，還派何人？便與袁世凱商酌，要派他前往。袁氏本不敢推辭，但商務委員這個名目，名位太小，倒不如赴溫處道本任，好望三年五載，升到督撫，較易建白，因此沉吟未答。

李相亦知其意，便道：「你的意思，老夫是知道了。這個商務的委員，名位雖不高大，但辦事的權限卻不小了。且你是一個道員的底子，駐洋三年五載回來，不怕升官不易。況洋務人員，正是升官捷徑。賢姪千萬不可失此機會。」

袁世凱聽罷，覺得有理，就當李相面前允當此任。李相好不歡喜，即具奏保舉袁世凱可充駐韓商務委員之任，並令袁世凱入京請訓。袁世凱便一面報知本籍家中，使家眷先到天津，聽候一同起程，然後辭過李相，取道入京。先得了李相介紹之函，先到軍機裡頭報稱來京請訓。時樞府及總署各大臣，因知袁世凱是李爵相賞識的，也不免多起了三分敬意。恰次日就是樞相翁同龢的壽辰，那日翁同龢先對袁世凱道：「足下到來請訓，偏明天是老夫告假。再遲一天，替你呈遞便是。明天敢屈駕到舍下一談。老夫謹備薄酌，休要嫌棄。」袁世凱也不好推卻，只得說一聲「明天到府上領教」，就退出軍機衙門。

又訪了幾個朋友，也知道明日是翁相的壽辰。猛省起：「此次來京，未曾備辦得一份壽禮。他又請自己明天過府，如何好意思？且此後出洋，比不同前在天津，單靠李相的，此後於總署軍機，盡要有點聲氣才好。」想罷，覺這段人情，是省不得的。又想起：「翁相為人，最講文學。因他是得先人襲蔭，得賞賜舉人，幸捷了南宮。憑他寫得一筆好字，就點了頭名狀元。故世人見他是欽賜舉人，就喚他做不通的狀元宰相。故此他竭力講求文學，自命為一代宗風。外面還是清廉不過的。故這會籌辦壽禮，除了投其所好，更沒第二個辦法了。」便帶了幾個親隨，親自跑到琉璃廠，要揀幾種書籍，好送翁相。驅了一部《公羊何氏注》，是二百年前金華徐學士重刊的，有大學士張玉書題簽，自再版以來，這一年間，京中大員提倡公羊學說以來，幾已售盡。偏那一部是有一位太史公因在館閣沒錢應酬，故托琉璃廠轉售的。袁世凱見了，就摩挲不忍釋手。因素知翁相是好說《公羊》的，就不惜重價，花了二百來兩銀子購轉來。又購了幾種，如《金遼建國史》，《蒙古武功記》，並幾種唐宋大家的名畫，不過花了五七百銀子。回來即

具了一個晚生柬帖，使人送到翁氏相府。翁相反當他是個清流好學之人，自然賞識。

到了次日，袁世凱料得早起時，必然許多官員到翁相府裡祝壽，實不便談話。等到午後，然後乘車到了翁相那裡。翁同龢即接進廳上。袁世凱道：「晚生早起時，便想踵門祝壽，只不過因相府今天有事，往來擁擠，故等到這個時候方來。休怪休怪。」翁同龢道：「老夫正欲得個空時與足下長談。昨天又蒙贈許多珍品，怎教老夫生受。」袁世凱道：「晚生素知中堂為一代文宗，又是廉隅自守的，故不敢多瀆，望蕘慢之罪。」

翁同龢道：「公羊學說，是今日不可不懂的。現在這部何氏注，近來差不多賣絕了，足下從那裡得來？想是令尊先生大人好學留下的？足見足下家學淵源，是個有學問的人了。足下未出山時，看什麼書說，還有什麼著述沒有呢？」袁世凱聽了，覺這個時候，已在仕途，還講什麼著述，但他如此說，自己不好衝撞，只得答道：「晚生從前也酷好公羊學說，近來見世風不大同，只是看西書譯本，如政治、軍法、外交三種書，也不敢荒嬉。至於著述嗎，晚生學淺，實在見笑，只聞李若農侍郎好研究蒙古史，因此晚生也想學著一部《滿洲史》，可惜還未脫稿，就蒙北洋李中堂見召，故不曾著作完全呢。」

翁相聽了，驚得伸出舌頭，幾乎縮不進去，半晌才道：「你要撰《滿洲史》嗎？還是你年少人有些膽子。但到二百年前的事實，怎樣措詞？只怕是不易的。」袁世凱道：「自然要措詞得體。晚生因為魏源所著《聖武記》裡頭紀事統是掛一漏萬，他前文只稱滿洲後來建國，只在遼金之末統，不得一個詳細，所以晚生要學塗鴉，好歹著就問世，使學者知當朝實錄，總不要數典忘祖，就是這個意思。」翁相道：「你他日再要著就時，措詞盡要仔細些才好。不要興起文字獄來，是最要的。」

袁世凱方說一聲「多蒙指教」，已見門上傳上幾個名帖，是尚書孫毓汶、閣學李文田、新署侍郎張蔭桓，一齊到來拜候。

翁同龢一面令袁世凱不必迴避，一面傳出「請」字，接見來賓。

不一時，大家到了廳上，各通過姓名。翁同龢先說道：「這位袁姓的，是前欽差漕督袁公甲三的四公子，是李中堂賞識的人，派往朝鮮辦事的，方來京請訓。老夫只道他是個洋務中人，不料又是個白衣太史，與張侍郎一般的。自今後我們雖是及第中人，也不要輕量天下士了。」孫、李、張三人，齊說一聲「久仰」。袁世凱自然謙讓一回。翁相又道：「若農（文田字），你也注重蒙古史，袁世兄卻又注重滿洲史，活是勁對兒了。」

說罷，李文田正欲有言，只見門上又紛紛傳帖，如侍郎許雲庵，尚書徐蔭軒，副相張子青，侍郎長萃、麟書之類，到來拜候，不一而足。一班大僚，貂蟬滿座，只有袁世凱是官位最卑的，心中不免慚愧。還虧翁相力為周旋推重，自不至失志。

當下主客十餘人，各分次讓座。袁世凱方自振起精神，要與各人談論。不想你一言我一語，好半天都是議論文學，這一個優，那一個劣，及那一科得人，那一榜有什麼名士，總不談及國政兩字，袁世凱好不耐煩。只見翁相道：「不必說許遠的事，只座上得各位光臨，國內英才，已警於此。今日老夫賤降，竟成個儒臣大會了。」各人聽得，更手舞足蹈。方滔滔不絕，忽見門上帶了一個人，方走得汗涇涇氣喘喘的。帶同上來，把一封密函，打個千兒，遞給張侍郎蔭桓。張侍郎接了一看，登時面色變了，各人也驚疑，不知何故。正是：

方談文學誇儒士，又見書函嚇侍郎。